

## 母亲的倔强

■魏有花

每当看到生长于山崖峭壁上的松树,我就会想起母亲,也许因为,她的性格里,有与这孤傲植物相类似的东西,令我敬畏,也令我景仰。

打我记事起,母亲在我印象中就没有多少性别符号。在外,她像男人一样耕种劳作,回家则缝缝补补、洗洗涮涮。

当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渐渐长大,母亲就开始琢磨着给我们盖房娶媳妇了。可是,父亲是个“药罐子”,家里根本没有攒下积蓄。母亲盘算来盘算去,其它的都好置办,唯有打地基的石头最头疼。别人家都是花钱雇人采石,用车运回。母亲掏不起这个钱。

那年冬天,母亲买了条烟,送给村里几个会开山放炮的人,让他们在村东的石头山上放了几炮,大大小小的石头就炸了一地。母亲和姐姐天天带着钢钎,推着小车,将石头一块一块推回来。那个寒冷的冬天,

无论刮风下雪,总有两个瘦小的身影,一个推车,一个拉车,艰难行走在进出村子的小路上。

母亲身穿的一件厚棉袄,被石头磨得多处露着棉花,打着花花绿绿的补丁,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

放了寒假,我坚持要去帮忙,母亲不让,说:“别担心娘,娘累不垮,你好好学吧,你出息了,娘就造一座房子。”

一个冬天的劳作,母亲累瘦了一圈,硬是采够了造一座房子的石料。第二年秋天,三间新房落成了。上梁那天,母亲买了一挂长长的鞭炮。当大红炮仗在房梁上炸响,母亲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舒心自豪的微笑。

后来,我真的出息,走出村子,到了城里工作。我刚结婚那年,本就多病的父亲又添新病。父亲那年一直发烧,打什么针都

不管用,烧一直不退,到县里医院检查,也不能定性。东拼西凑了点钱来到市里医院,确诊了:结核性胸透漏。医生建议手术,手术费一万多元。

昂贵的医药费没有吓倒母亲,母亲听后,就说了一个字“治”!于是,又是投亲找友,又是东凑西借。

手术很成功,父亲的身体也开始一天天好转。同病室的病友都说应该让母亲来陪陪父亲。我征求父亲的意见,父亲说你娘不会来的。

几天后我回到老家,问母亲愿不愿去医院。母亲说:“手术成功我就放心了,我还是多干活挣钱还账吧,不能让你们承担太多的饥荒。”我这才知道,母亲为了多挣几十块钱,到石料场像男人一样去搬石头了。看来,父亲真的太了解母亲了。

一个月后,父亲出院了。那天,母亲没去干活,特地在家炖了一只鸡。当父亲看到母亲黑瘦的身体,眼泪流下来,说:“真不该为我手术啊!”

母亲嗔怪道:“说什么呢!你在,天就在,你不在了,我的天就塌了。”

自从父亲手术后,身体竟逐渐硬朗起来,还能帮着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母亲很高兴,日子过得更加有劲。

有一天,我与母亲行至鹰窝峰时,母亲看到峰顶的那棵松树不走了,娘说:“娘想拜拜这棵树,这棵树一定有神!”母亲说着,竟跪下来,虔诚地磕了三个头。

我知道母亲说的“神”是什么,那是树的精神,那是树的风格,那是树的灵魂。

刹那间,我感觉那棵树在母亲的跪拜中,突然高大起来……

## 签名

■笑山

“端正”。“我怎么这么笨手笨脚啊?”妈妈说着说着,眼泪又快下来了。

我赶紧劝慰妈妈。妈妈,你的手脚并不笨。

想想那些年我们家田地平整,土块细碎,底肥充足,庄稼茁壮。你看那一垄垄玉米,一行行小麦,深浅合适,间距均匀。村里人站在咱家地头,谁人不夸赞?

妈妈,你以犁做笔,拿地当纸。你的签名在广袤的田野上。

想想那些年一家人从头到脚的穿戴,几个房屋炕上的铺盖,哪个不是你一针一线缝制的?从我第一天上学背的花书包,到参加公社六一儿童节的白衬衣;从有红领章和四个口袋的“军装”,到毛毛虫

裤大棉袄。我和妹妹干干净净净整齐齐走出家门,哪个不称好?一直到上大学,我都穿着你做的千层底布鞋。

妈妈,你以针做笔,拿布当纸,你的签名在全家人的身上。

你是个热心肠。待人和善,怜贫惜弱,手脚勤快利落,做事认真负责。村里不管是小伙子娶媳妇,大闺女出嫁,还是孩子满月,老人去世,谁家做饭能少得了你?洗菜,切菜,煎炸,蒸煮,从头到尾,你一帮就是好几天。

现在你在小区做保洁,干着最简单的工作,但脸上永远是满足幸福的笑。楼道干净整洁,看看有多少业主关心和喜欢着你。

妈妈,你以心做笔,拿生活当纸。你的签名在周围人的脸上。

## 欠岳母一声“妈”

■肖春荣

我和妻子谈恋爱那会儿,因为我下岗没有正式职业,岳母并不满意。

说实话,我一直对岳母心存不满,以至于和妻子结婚后,虽然表面上对岳母客客气气,但却从未喊过她一声“妈”。每次妻子回娘家我都谎称单位加班,或者找各种理由推托,避免与岳母见面。岳母偶尔来我家时,我也是常常借口躲出去。

一次,我和妻子因琐事吵架,妻子一赌气跑回了娘家。我想这回算完了,岳母本来就看不上我,这次非得添油加醋,捅捅我俩离婚不可,我越想越怕,赶紧骑着自行车,一路紧

蹬直奔岳母家。

我半个屁股搭在沙发上,假装陪岳父一起看电视,心里却七上八下,思量着该如何应对这一家人的责难。

刚坐下没多久,外面的大门响了,斜瞥见岳母急匆匆地从外面赶来,一进屋门见到我愣了一下,还没等我站起身,岳母就转身出了大门,我想这大概应是岳母的逐客令,于是知趣地走出屋子,站在门口吸烟。十多分钟后,岳母回来了,提着一大包菜,还买了啤酒,我赶紧跑过去接了过来,岳母只对我说了句,做饭吧,时候不早了,并吩咐妻子帮忙,说早点吃完

早点走。

后来听妻子说,我没来之前,岳母告诉妻子,两口子过日子,没有舌头碰不到牙的,吵吵闹闹才是一辈子,并告诉她以后别一吵架就往家里跑。数落妻子一通后便出去喊出租车,赶妻子回家。回来时见我来了,就匆忙出去把出租车打发走并买了菜,留我们吃了饭再走。难怪吃饭时,我几次想借机赔个不是,刚一开口就被岳母拦了回去。妻子的话,让我对明事理的岳母愧疚不已,也后悔之前对岳母的误解。只是我多年来习惯了称呼岳母为“老人家”,那个“妈”字却一直叫不出口。但我

告诫自己以后要加倍对妻子、对岳父岳母好。

再后来,岳母病倒了。在医院里,她把我叫到床前,说当初反对我俩在一起,是因为她怕女儿婚后过苦日子,天下所有父母都一样,谁不希望自己孩子嫁得好呢,可既然结了婚,日子再苦也得携手走下去,希望我原谅她。

岳母那次病倒以后就再也没有起床。遗憾的是直到她老人家去世,我都从未叫过岳母一声“妈”,虽然我早已把她当做我的亲人,正如岳母曾对我说,不喊“妈”,我也是你妈,因为在我心里早把你当儿子了。

## 吃“花”的母亲

■刘琪瑞

母亲喜欢花儿,更喜欢吃“花”,这是小时候就留下的印象。

春天的花儿多,从春分到清明,那是乡间的各色花儿最为繁盛的时节。母亲常常带着我们到田野上山锄地,采来一蓬蓬的野花,择洗干净,做成各种各样吃食。记得她常说:“这些花儿鲜艳艳、清灵灵的,多好看哪,败落下来,任由车碾人踏,太可惜了!捡了来,掺在杂面里蒸团子,就把春天吃到肚子里了,美着呢!”我想,这应该是母亲喜欢吃花的一个理由吧。

清明时节,家家户户采挖燕麦、艾草、苜蓿叶、鼠鞠草,洗净榨汁,和面做青团、蒸青团,母亲也做,可她最爱做的是花团。地头一丛丛油菜开了,她让我们掐了花头,水焯之后,掺入少许杂粮面,拌匀团成团子,上笼屉蒸成菜花团,看着黄艳艳,吃起来香喷喷。

荒地里的野豌豆,一穗穗的花儿像展翅欲飞的紫蝴蝶,母亲和我们掐了

来,揉进杂粮面里蒸花团,吃起来有股豌豆香。还有长满怪刺的洋槐树上,开满了一串串洁白的洋槐花,她和我们用竹竿绑了短把镰刀,勾下来,连同嫩槐芽水炸之后,再抓一把泡涨的黄豆用石臼捣碎,掺在一起,加了油盐葱姜花椒面,炒成槐花槐芽饭,香香的甜甜的,忒耐口。

那年月,农家日子清苦,加之春季又是青黄不接之际,母亲就用这些杂七杂八、五颜六色的花儿,变换花样做成吃食,让我们好好吃饭,快快蹿个子。比如她用荞麦面、地瓜面蒸窝头,我们嫌难看,黑不溜秋的,也难以下咽。野地里开满密密麻麻的荠菜花,粉白粉白一片,母亲抖落了半大竹篮回来,用荠菜花和面,蒸成杂粮荠菜花团,美其名曰“雪花团”,这样我们就吃得津津有味了。这应该是母亲爱吃花的又一个理由吧。

母亲吃花还有一个理由,她说吃春花可疗病,小病小灾的可对付过去。比如小孩子春季常口舌

生疮,母亲说苦菜花黄、苦,吃了清热败火;我们嗓子沙哑、干咳不止,母亲又说棠梨花白、甜,吃了润肺止咳。若是消化不良,她就用萝卜花、小蒜花蒸团子吃;遇到跌伤水肿,她采了桃花、迎春花做吃食……

而今,母亲老了,82岁的她身子骨倒还硬朗,眼不花、耳不聋,简单的农活照样能干。前些时回家,我念叨起母亲爱吃花的旧事,母亲笑笑说:“别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,那年月日子苦啊,俺还不是想着法子,变着花样,让你们几个把粗粝的饭食吃下去,吃出好滋味、好心情来嘛!现在光景好了,偶尔吃吃花、品品春倒也不妨,可要是常吃那些‘忆苦饭’,俺可受不了……”

停了停,母亲又说:“老话说得好,‘人是铁、饭是钢,一顿不吃心发慌!’你们都要记住,不论什么时候,以前日子贫苦也好,现在日子富足也罢,你们都要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!”

## 茄子腿

■董国宾

成了一顿晚餐。

切好的茄子腿下锅了,母亲简单地放上一点点菜籽油开始煮饭。我和弟弟看母亲往灶膛里送柴火,一小把一小把柴火变成了跳跃的火苗,厨房里升起了一顿快乐炊烟。母亲朝我们瞧了一眼,又开始默不作声地烧火,小风箱像岁月深处的一架纺车,“呱呱呱呱”只知道低头干活。我和弟弟挤在厨房里,其实心里惦记的,是锅里正煮着的茄子腿。那时我在想,像鸡腿一样的茄子腿煮熟了吗?

我们围坐在简陋的饭桌旁,两个弟弟半蹲半坐样子好可爱,怎么看屁股下小板凳都矮了一截。我干脆拿来一根矮木桩,往地上一立就坐上去。饭菜冒着热气端上来了,母亲给我们兄弟俩盛了三份炖茄子,尽管每份都是半小碗,但我们已是迫不及待了。还有更令人期待的,就是赶快去数一数自己碗里有几个茄子腿。不知怎的,这难得吃上一回的炖茄子,每次我碗里茄子腿都

最多,弟弟总比我的少。时间一久,我也就猜出了母亲的心思。那时我年龄大一点,更是长身体的时候,学习也辛苦,母亲除了给我多盛上一点点菜,还会往我碗里多放一两个茄子腿。也许母亲会想,这茄子腿或许真像鸡腿一样,能补充体力和脑子呢。这次我碗里茄子腿又最多,我用筷子使劲夹出一个,猛地放进三弟碗里。三弟用筷子夹起来,小嘴使劲一嚼,咬下一半,将另一半又猛地放进二弟碗里。二弟咬紧牙,反复嚼呀嚼,真像是在吃鸡腿,好香啊!这顿饭吃到最后,我们兄弟俩每人碗里都剩下了一点菜和一个茄子腿,然后一块跑出院子。

母亲把茄子菜都分给了我们,自己却不舍得吃上一口,我们兄弟俩就想出这个办法,想留几口给母亲吃,我们每个人还给母亲留了一个最好吃的茄子腿。可是第二天吃饭时,母亲却把孩子们留给自己的茄子菜和茄子腿,又端上了饭菜。

## 相爱相杀母女情

■李凤玲

恍若一梦,不觉就是小半生。母亲老了,我也年过不惑。小半生的岁月里,充斥着我与母亲那相爱相杀的母女情。

小时候,我喜欢看书,见了带字的東西,眼睛就再也移不开。我上课看,下课看。白天看,晚上看。上语文课的时候看,上数学课的时候看,还看。老师并没有告我的状,因为成绩单上那出色的语文成绩让语文老师骄傲,让数学老师不忍。但却过不了母亲这关。她狠狠地责备着我,数说着因为偏科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。我只好母亲的数落声里躲到一边,然后悄悄翻开新借来的《西游记》……

长大了,念了高中。女儿的青春期,让她很有些如临大敌。我写作业的时候,她翻我的笔记本,看有没有疑似男生

的痕迹;我洗衣服的时候,她翻我的衣服兜儿,如果恰巧有纸片儿落地,她会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捡起,然后上看看,左看右看,似乎定要从里面看出个“爱”字。当然,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她于是又和从前一样,用假设数说着因早恋产生的种种问题。

哪个少女不怀春。我那时也正情窦初开,虽说紧张的高中生活让我不敢轻举妄动,但那份心思,可还是应有尽有。我对母亲的行为,很是“咬牙切齿”,我于是让自己的哪怕只是暗恋,也进行得小心翼翼。

上了大学,去了遥远的城市。背起行囊,我看见了母亲的失落。她肯定觉得,她已经追赶不上女儿的脚步。从此以后,无论学习还是情感,她都不能再“指点江山”。却常有信来,满纸都是些好好学习、吃饭穿衣。

毕业了。当了老师。我心无旁骛,一心教书。一向怕我早恋的母亲却开始操心我的婚姻大事了。“男大当婚,女大当嫁”成了她的口头禅,她似乎很怕她又丑又笨的女儿会剩在家里。在母亲的担心和絮叨里,我出嫁了。披上嫁衣那天,母亲泪眼婆娑地叮嘱她的女婿:“我这闺女啊,不善家务,结婚后家里的活儿,你就多做一点儿……”

相爱相杀半生过,化成柔柔母女情。如今的我教书为业,空闲时喜欢码字。母亲老了,她戴上老花镜,成了我的铁杆粉丝儿。她留意着每一张有我文字的纸片儿,总是读一遍,再读一遍。每当看到母亲捧起一张报纸或者一本杂志,认真品读属于我的每一个标点,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:母亲啊,愿岁月温柔以待,祝福您永远不老!

## 读懂母亲的“潜台词”

■王国梁

母亲一个人在老家生活,我平时用电话跟她联系。每天晚上给母亲打个电话,已经成为我的习惯。母亲最怕给我添麻烦,她最大的心愿是我能安心工作和学习。

我每次跟母亲通电话都能感觉得出她很开心,所以我尽可能多跟母亲聊几句。母亲跟所有的父母一样,只报喜不报忧,每天都说得很好,不用我担心。母亲他们这代人,不善于表达感情,从来没说想过我,但我能听出她话中的“潜台词”。

那次,母亲对我说:“咱家的鸡下蛋可多了,我都给你攒了两篮子了!我舍不得让别人吃,都给你留着呢!”母亲的话我一听就明白了,她的潜台词是:“儿子,你好久都不回来了,我想你了!”明白了母亲的意思,我抽

时间回了一趟老家。母亲果然开心极了,眉开眼笑地对我说:“这阵呀,我天天都梦到你!”我说:“妈,那是你想我了,我也想你了!”那次,母亲特别高兴,我领会了她的心意,满足了她的愿望,她自然高兴。

不久前,我在电话里跟母亲聊天:“妈,下午又去打牌了吗?赢了还是输了?”母亲有个习惯,每天下午都跟老姐妹儿一起打会儿小牌,几乎是雷打不动。母亲听我这样问,说:“今天没去打牌,你三姨和四姨都来咱们家了,陪她们聊了半天。”我一听这话,便问母亲:“妈,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,她们来看你了?”母亲说:“没有,我身体好着呢,你放心吧!我给我孙子做了件小褂子,你过阵回家来拿吧。”母亲的话,又被我听出了

“潜台词”:过阵来拿?母亲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,一定是这阵有什么事要瞒我。我立即打电话问同村的亲戚,果然,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,把腰摔坏了。

我立即请假赶回老家。母亲见到了我,惊奇地问:“你怎么突然回来了?”我故作轻松说:“我的老妈呀,我听出你话里面的潜台词哦!以后呢,你甭有事就瞒着我了。”母亲笑笑说:“我没告诉你,是觉得没啥大事,医生说养几天就好了。”

父母的爱是深沉和深厚的,他们总是在替我们着想,不表露爱和思念,不把坏消息告诉我们。于是,我渐渐明白爱有时候真的需要点小计谋和小机灵。用心爱他们,就需用心读懂他们的“潜台词”,让自己的孝心细致些,再细致些。

